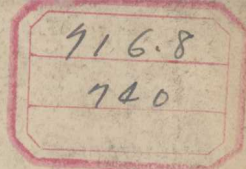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水 滸 故 事

智取生辰綱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智取生辰綱

繆子瑋節改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78号

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

*

开本：787×1092 耗 1/36 印張：14/18 字数：13,000

1956年11月第1版 195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,000

統一書号：T10077·381

定价(5)0.10元

智取生辰綱

話說宋朝徽宗時候，北京大名府留守司^①，喚做梁中書，是東京^②當朝太師蔡京的女婿。他上馬管軍，下馬管民，最有权勢。六月十五日是他丈人的生辰，便先期差人將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，只待籌辦齊備，就派人送上京師去為蔡京祝壽。

梁中書送生辰綱^③的消息，不久給江湖上一位好漢探听明白了。此人姓劉名唐，東潞州^④人氏，武藝高強，只因鬢^⑤邊有一搭硃砂記，人都把他喚做“赤髮鬼”。他想這明明是不義之財，取之無碍；但是一个人孤掌難鳴，無力干這樁大事。忽然記起在江湖上，曾聽說濟州府鄆城縣^⑥東溪村有個保正，姓晁^⑦。

①留守司 官名，是掌管北京大名府軍政大权的最高官吏。

②東京 宋朝當時的首都。就是現在河南省的開封。

③生辰綱 給人祝壽的大宗禮物。

④潞(ㄌㄨˋ)州 現在山西省長治縣。

⑤鬢(ㄅㄧㄢˋ) 耳前的頭髮。

⑥鄆(ㄌㄨㄣˋ)城縣 在今山東省。

⑦晁(ㄔㄠˊ) 姓氏。

名蓋，武藝過人，人稱“托塔天王”；平生仗義疎財，專愛結交天下好漢；如今正好將這套富貴報與他知道，大家商議個道理。主意打定，就動身投東溪村而來。

劉唐到了東溪村，已是深夜。只因路上貪飲了幾杯酒，便醉倒在靈官殿里。恰巧那天晚上，鄆城縣的都頭雷橫，奉了知縣相公命令，帶着二十名士兵，到東溪村巡捕盜賊，便把他當做歹人拿住，押到晁保正庄上，等天明后再解去縣里見官。虧得晁蓋背地里已問明劉唐是來投奔他的，就認他做外甥，送了雷都頭十兩花銀，將他救了。

晁蓋送走雷橫，便把劉唐引到后堂坐下，取了几件衣裳，與他換了；又取了頂頭巾，與他戴了；就問他姓甚名誰，何方人氏，此來有何見教？劉唐報了姓名、籍貫，又密告道：“小弟打听得北京大名府梁中書，收買十萬貫金珠寶器送上東京，與他丈人蔡太師慶壽。去年也曾送十萬貫金珠寶貝，半路里不知被誰人打劫了，至今還沒有破獲。今年又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，早晚安排起程，要趕這六月十五日生辰。小弟想這些乃是不義之財，取之何妨？聞知哥哥是個好漢，武藝過人。小弟不才，也頗学得些本事，休道三五个漢子，便是一二千軍馬，拿條槍，也不怕他們。如今

特來商議个道理，情願助哥哥一臂，到半路上把它劫取。不知哥哥心意如何？”晁盖道：“好大的胆量！且再計較。待我从長商議，來日回話。”

且說晁盖有个自幼相交的好友，是同村秀才，姓吳名用，字学究，在村中授徒餬口；因他足智多謀，人称“智多星”；晁盖但有事时，总去尋他計議。次日晁盖便派人請吳用到庄，將刘唐的來意，一一对他說了。

吳用听了，犹豫了一下道：“此事却好。只是一件：人多做不得，人少又做不得；宅上空有許多庄客，



晁盖將刘唐的來意，一一告訴吳用。

一个也用不得。如今只有保正、刘兄、小生三人，这件事如何办得成？便是保正与刘兄十分了得，也担負不下。这件事，須得七八个好漢方可，多也無用。我尋思起來，有三个人义胆包身，武藝出众，敢赴湯蹈火，同生同死。只除非邀●这三个人入伙，方才完得这件事。”

晁盖道：“这三个却是甚么样人？姓甚名誰？何处居住？”吴用道：“这三人是弟兄三个，在济州梁山泊边石碣村●居住，日常只以打魚为生，也曾在泊子里做些私商勾当。本身姓阮。弟兄三人：一个喚做‘立地太歲’阮小二，一个喚做‘短命二郎’阮小五，一个喚做‘活閻罗’阮小七。这三个是親兄弟。小生旧日在那里住了几年，見他們与人結交，真有义气，是个好男子，因此和他們往來。今已好兩年不曾相見了。若得此三人，大事必成。”晁盖道：“我也曾听說这阮家三弟兄的名字，只是不曾相会。石碣村离这里只有百十里路程，何不着人請他們來商議？”吴用道：“着人去請，他們如何肯來？小生必須自去那里，憑三寸不爛之舌，說他們入伙。”

●邀(イム) 招請。

●石碣(イセ)村 地名。

当日吃了半晌●酒食，至三更时分，吴用辞过晁盖、刘唐，连夜投石碣村来。行到中午时分，早来到那村中。吴用找到了他们弟兄三人，叙礼完畢，阮小二便吩咐妻子安排酒食款待吴用。

席間阮小五动問道：“教授到此有何貴干？”吴用道：“小生自离开这里，轉眼又是兩年多了。如今在一个大財主家教書，他要办酒席，需用十数尾重十四五斤的金色鯉魚，因此特地前來，不知你們可有？”阮小二道：“这般大魚只有那梁山泊里便有；我們这狹小的石碣湖，存不得这等大魚。”吴用道：“这里和梁山泊一水相通，如何不去打些？”阮小五道：“教授不知，这个梁山泊去处，如今被一伙强人占了，不容打魚。”吴用道：“小生却不知。原來如今有强人，我那里并不曾听得說。”阮小二道：“那伙强人：为头的是个落第举子，喚做‘白衣秀士’王倫；第二个叫做‘摸着天’杜遷；第三个叫做‘云里金剛’宋万。以下有个‘旱地忽律’朱貴，現在李家道口开酒店，專一探听事情，还無甚了得。如今新來一个好漢，是东京禁軍教头，叫甚么‘豹子头’林冲，十分好武藝。这几个賊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，打家劫舍，搶擄來往客人。他們

●晌(尸尤) 一会儿。

把住泊子，我們已有一年多不去那里打魚了。”吳用道：“如何官府不來捉他們？”阮小五道：“如今那官府一動彈便害百姓；但一声下鄉村來，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鷄鵝盡都吃了，又要盤纏●打發他！何況那些官兵又都是膿包，見了那伙強人，都吓得屎尿齐流，怎敢正眼兒看他！”阮小二道：“也好！我們虽然不打得大魚，却省去了若干苛捐差役。”吳用道：“這般說來，那廝●們倒也快活？”阮小五道：“他們不怕天，不怕地，不怕官府；成天飲酒吃肉，如何不快活？我們兄弟三个空有一身本事，怎地学得他們！”阮小七道：“‘人生一世，草生一秋’，我們只管打魚營生，学得他們过一日也好！”

吳用听了心中暗喜，便試探道：“这等人学他做甚么？倘或被官府拿住了，也是自做的罪。”阮小二道：“如今的官府沒有分曉，一片糊塗！千万犯了瀾天大罪●的倒都沒事！我弟兄們安分守己，却不能快活；若是有肯携帶我們的，我們也去了！”

吳用見三人都有意了，便道：“小生淺見：既然如此，为何不去梁山泊入伙？”阮小二道：“教授，你不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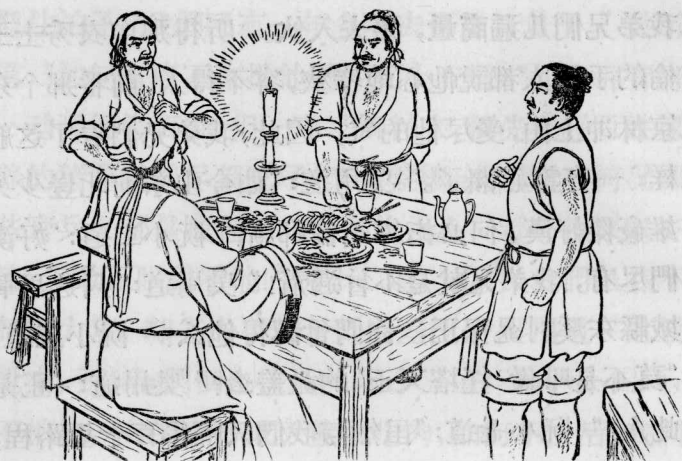
●盤(ㄉㄢˋ)纏(ㄔㄢˊ) 路費。

●廝(ㄙ) 男子的賤稱，犹如“东西”、“家伙”。

●瀾(ㄌㄢˊ)天大罪 就是很大的罪。

我弟兄們几遍商量，要去入伙。听得那白衣秀士王倫的手下人都說他心地窄狹，容不得人，前番那个东京林冲上山，受尽他的气。因此，我弟兄們看了这般样，一齐都心懶了。”吳用道：“如今山东河北豈少英雄豪傑好漢，何必指靠王倫那廝？”阮小二道：“好漢們尽有，我弟兄就是不曾遇着！”吳用道：“只这里鄆城縣东溪村晁保正，你們曾認得他么？”阮小五道：“莫不是叫做‘托塔天王’的晁盖么？”吳用道：“正是此人！”阮小七道：“虽然与我們只隔得百十里路程，緣分淺薄，聞名不曾相会。”吳用道：“这等一个仗义疎財的好男子，如何不与他相見？”阮小二道：“我弟兄們無事，也不會到那里，因此沒有机会和他相見。”吳用道：“小生这几年也只在晁保正庄上左近教些村学。如今探听得他有一套富貴待取，不知你們情願前去相助么？”阮小二听了大喜，立即發誓道：“我三个若舍不得性命相帮他时，教我們都遭橫事，不得好死！”阮小五和阮小七把手拍着胸脯道：“这腔热血只要賣与識貨的！”

吳用見他們心意坚决，便將議取“生辰綱”之事一一說了。阮小五听了道：“罢，罢！”然后叫道：“七哥，你和我还說甚么來？”阮小七跳起來道：“一世的



“这腔热血只要賣与識貨的!”

指望，今日还了心願！正是搔●着我的痒处！我們几时去？”吳用道：“請三位即便去來。明日起个五更，一齐都到晁天王庄上去。”阮家三弟兄大喜。

当夜过了一宿，次早起來，吃了早飯，吳用引着阮家三弟兄取路投东溪村來。行了一日，早望見晁家庄。只見晁保正和刘唐都在庄外等候。兩下見過面，六人一齐入庄，到后堂分宾主坐下。吳用把前話說了。晁盖大喜，便叫庄客安排酒席，六人飲至深夜，方才就寢。

次日，晁盖命庄客宰殺猪羊，設宴款待。六位好

●搔(么么) 用手指甲輕輕地抓。

漢正在后堂飲酒，只見一個庄客報說：“門前有個道人要見保正化齋糧。”晁蓋道：“我正款待客人在此吃酒，你給他三五升米便了，何必直來問我？”庄客去了多時，只見又來報道：“那道人說不為錢米而來，只要求見保正一面。”晁蓋听了道：“也罷！請他進來相見。”吳用見那道人進來，自和刘唐、三阮躲開。晁蓋陪那先生到后堂吃茶。

茶畢，那道人說道：“这里不是說話處，別有甚么靜僻處可坐？”晁蓋見說，便邀他到一處小小閣兒內，分賓主坐定。晁蓋道：“不敢拜問先生高姓？貴鄉何處？”那道人答道：“貧道復姓公孫，名勝，道號一清先生。貧道是薊州●人氏，自幼學成武藝多般；因學得一門道術，善能呼風喚雨，騰雲駕霧，江湖上都稱貧道做“入雲龍”。久聞得保正大名，無緣不曾拜識。今有十萬貫金珠寶貝，專送與保正作進見之禮，不知義士肯納受否？”晁蓋大笑道：“先生所言，莫非北地生辰綱么？”那道人大驚道：“保正何以知道？”晁蓋道：“小子胡猜，不知合先生意否？”公孫勝道：“這一套富貴，不可錯過！古人有云：‘當取不取，過後莫悔。’保正心下如何？”

●薊(卽)州 今河北省薊縣。



晁盖笑道：“教授休得取笑，且請相見。”

正說話間，只見一個人从閣子外搶將進來，劈胸揪住。公孫勝道：“你好大胆！剛才商議的事，我都知道了！”吓得公孫勝面如土色。晁盖一看是吳學究，便笑道：“教授休得取笑，且請相見。”兩個叙禮罷，三人就來到后堂深处，与刘唐、三阮相見。

众人坐定，又重整杯盤，再备酒菜，开怀暢飲。吳用道：“这一套富貴，唾手可得。請刘兄休辞辛苦，明早就动身去打聽那‘生辰綱’几时起程，端的从那条路上來。”公孫勝道：“这一事不須去了。貧道已探知

●揪(扌又)住 用手抓住或拉住。

他們只是從黃泥岡大路上來。”晁蓋道：“黃泥岡東十里路，地名安樂村，有一個閑漢叫做‘白日鼠’白勝，也曾投奔過我，我曾資助他盤纏。”劉唐道：“此處去黃泥岡較遠，何處可以容身？”吳用道：“只這個白勝家，便是我們安身之處。也還有別的事情要用白勝。”

晁蓋道：“吳先生，我等是軟取，還是硬取？”吳用笑道：“我已安排定了圈套，只看來的光景；武來力取，文來智取。我有一條計策，不知中你們意否？”然後如此這般說了一遍。晁蓋聽了大喜，跳起來道：“好妙計！不枉了稱你做‘智多星’，果然賽過諸葛亮。好計策！”吳用道：“休得再提。常言道：‘隔牆須有耳，窗外豈無人’，只可你知我知！”晁蓋便道：“阮家三兄弟且請回去，到期來小庄聚會。吳先生依舊自去教學，公孫先生和劉唐暫在敝庄住下。”

當日安排已定，飲酒至晚，各自去客房安息。次日，三阮自回石碣村去。晁蓋留公孫勝、劉唐住在庄上，吳學究也常來議事。

再說北京大名府梁中書，已辦齊十萬貫慶賀生辰禮物。一日蔡夫人問道：“相公，生辰綱幾時起程？”梁中書道：“禮物都已完備，明後日便可起身，只是一

件事，在此猶豫不決。”蔡夫人問是什麼事，梁中書道：“上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，送上東京去；只因用人不當，半路被賊人搶了去，至今也無捉處。今年帳前眼見得又沒個會辦事的人送去，因此猶豫不決。”蔡夫人指着階下道：“你常說这个人武藝十分了得，何不着他委紙領狀送去？諒不致失誤。”梁中書看階下那人時，却是青面獸楊志。梁中書大喜，隨即喚他上廳說道：“我正忘了你！你若与我把这生辰綱



梁中書對楊志說道：“我正忘了你！你若与我把这生辰綱送到，我自會抬舉你。”

●委紙領狀 就是立一証据，內容：“立領狀人××，今領到……保証……。”如運送任務完不了，成為罪名根据。

送到，我自会抬举你。”楊志叉手向前稟道：“恩相差遣，不敢不依，只不知怎地打点？几时起身？”梁中書道：“着令大名府差十輛太平車子[●]，帳前撥十个廂禁軍[●]監押着，每輛車上各插一面黃旗，上寫‘獻賀太师生辰綱’。每輛車子，再派一个軍漢跟着。三天內就要动身。”楊志道：“并非小人推托，实在不能去。請大人另差英雄精細的人去。”梁中書道：“我有心要抬举你。这献生辰綱的札子內，另修一封書信附入，太师面前重重保你。你怎么倒說出支吾的話來，推辭不去？”楊志道：“恩相在上，小人也曾听得上年已被强人搶了去，至今尚未查獲。今年路上强人又多，此去东京，都是旱路。沿路要經過紫金山、二龍山、桃花山、傘盖山、黃泥岡、白沙塢、野云渡、赤松林，这几处都是强人出沒的地方。他知道是金銀宝物，如何不來搶劫？白白送了性命！所以去不得。”梁中書道：“既这样，多派些軍校护送去便了。”楊志道：“恩相便差一万人去，也是無用。这廝們一听得强人來时，便都先逃了。”梁中書道：“照你这样說，生辰綱不要送去了。”楊志道：“若依小人一件事，便敢送去。”梁

●太平車子 用牲口拉的大車。

●廂(丁 | 尤)禁軍 各州防軍的混稱。

中書道：“我既委派你去，如何不依？你且說來。”楊志道：“若依小人說時，并不要車子，把禮物裝做十几挑担子，只扮做一般客商的行貨；再選十个壯健的廂禁軍，却裝做脚夫挑着；只消一个人和小人去，打扮做客人模樣，悄悄連夜上東京交付。只有这样，方才去得。”梁中書道：“你說得甚是。”便叫楊志一面扎縛禮物，一面挑選軍人。

蔡夫人也有一担禮物，另送与相府中女眷，怕楊志摸不清頭路，特地再叫妳公謝都管[●]并兩個虞候[●]跟他同去。楊志推托道：“这十担禮物都在小人身上，和他众人都可由楊志作主，要早行便早行，要晚行便晚行；要住便住，要歇便歇，亦依楊志指揮。如今又叫老都管并虞候和小人去，他們是夫人那邊的人，又是太師府門下妳公，倘或路上和小人違拗^㉑起來，楊志如何敢和他爭執？若誤了大事，楊志到那時如何分說？”梁中書道：“这个也容易，我叫他三个都听你指揮便了。”楊志答道：“若是如此，小人情願便委領狀。倘有疎失，甘当重罪！”梁中書大喜，隨即喚老謝都管

●妳公謝都管 妳公为看顧幼兒的男僕，兼管家務，故亦称都管。

●虞候 是一种禁衛官，类似“侍从”“副官”等。

㉑違拗(ㄙ) 別扭，反抗。

并两个虞候出来，当面吩咐道：“楊志提轄●情願監押生辰綱赴京，這責任都在他身上。你三人和他做伴去，一路上起、行、住、歇，都要听他言語，不可和他違拗。夫人所吩咐的事，你三人自行处理，小心在意，早去早回，休教有失！”老都管一一都应了。

当日楊志准备停当，次日五更起身，在府里把担杖都擺在廳前。老都管和两个虞候又将一小担財帛，共十一担，揀了十一个壯健的厢禁軍，都做脚夫打扮。楊志戴上大涼帽，穿着青紗衫，系了縛帶的麻織草鞋，挂口腰刀，拿条朴刀●。老都管也打扮做客商模样。两个虞候裝做跟随的同伴。各人都拿了条朴刀，又帶几根藤条。梁中書把札子書信交給了楊志，看那軍人挑担起程。楊志和謝都管、两个虞候監押着，一共是十五人，离了梁府，出得北京城，取大路向东京進發。

此时正是五月半天气，虽是十分晴明，只是酷热难行。楊志一心要赶六月十五的生辰，只得赶路。头五六天只是五更起身，趁早涼便行，日中热时便歇。六七日后，人家漸少，行客又稀，一站站都是山路。楊

●提轄 統兵官的称号。

●朴刀 一种旅行中常用的隨身武器。